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禽海石 第七回 舐犢情深許諧秦晉

我待他去了半晌，我方才回過氣來。定定神，慢慢的移步走到書案之前，摸著書案上的火柴，先將燈點了，然後仍坐在椅上。自想方才的事，真個是險到萬分，若不是顧年伯來敲門，此時已撞出大禍來了。過後又想：「他方才說我和紉芬已成了美事的說話，真是老大冤枉。」又想：「他目下雖然暫時舍我，然而終究不免要來和我胡鬧的。我既不能迴避他，又不便拒絕他。似這般兩難的事情，教我如何處置？」當下我躊躇了半夜，實在不得主意，只得回到臥房，且行睡覺，以便第二天晚上與紉芬相商。到了第二天這一天，眼巴巴望到二鼓之後，便潛至紉芬房中。我一見四顧無人，就把昨晚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紉芬，請教他以後怎麼處。紉芬聽了這話，駭得將舌頭伸了出來，半晌才開口說道：「這是你自己不好！我的終身早許了你，倘然你家早挽出媒人，說成了我們兩人的姻事，自然不怕他前來胡鬧了。如今是他有挾而求，你若拂了他的意，他就要破壞了我們的事，教我也無法可施。」我說：「紉妹妹，你幾時說過把終身許了我呢？」我話猶未畢，紉芬氣得眼圈兒都紅了，咬著牙向我說道：「若不是我的終身早許了你，那有任憑你接吻，任憑你拉手，任憑你渾身亂摸的麼？我和你兩人半夜三更的在這房裡，什麼事沒有乾過？只有那……」紉芬說到此處，只說了半句，把臉色都氣青了。我連忙走上前去向他作了幾個揖，道：「紉妹妹，你不要氣壞，是我的說話說差了。」我從來沒有見紉芬如此動氣，幸虧被我千妹妹萬妹妹的懇告了半天，他方才氣平下去。我說：「紉妹妹，這事總得你想個方法才好。」紉芬道：「我有什麼方法好？你昨晚既然沒有露出拒絕他的意思，此後還得用心籠絡住他，一面趕緊辦你的事罷了。」我聽了紉芬這話，我細細一想，除了這個法子，實在也沒有別的法子可想，只得口裡答應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我以後就依著紉妹妹所說的辦法。」

看官你想，要我籠絡紉芬姨母的這件事，我還可以勉強辦得到，至於提起姻事，這是我從前說過的，必須要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，否則你就是生了相思病死了，也還是無益的。然而我年紀甚輕，夠不上交結我父親一輩的朋友。就算我夠得上，我那裡就可以自行啟齒把這事托他，教他來做這冰人呢？

我左思右想沒有頭緒，只得等到第二日，走到南橫街陸公館裡去，找著陸伯寅，只說我意中看中了紉芬，要懇他父親替我作伐。陸伯寅道：「這事我父親倒做得到的。但是一件，我卻不便替你和父親說。我父親有個嫖友，名叫管葛如，渾名慣割靴，只要送他三五兩銀子的嫖資，他就什麼事情都可以和我父親說。我父親只要聽了他的說話，也就不論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到。你既然要想紉芬這門親事，你只要肯破費幾兩銀子，讓我替你重重拜託了老管，就包你做成功了。」我當下聽了陸伯寅的說話，不覺轉憂成喜，一口氣就答應肯出十兩銀子，要陸伯寅替我成全這事。陸伯寅也滿口答應。我於是略坐片時，便回家中。

到了晚間，悄悄的把日間和陸伯寅商量的辦法告訴了紉芬。紉芬道：「只要能夠如願而償，十兩銀子也不算什麼。但是你一時那裡張羅這許多銀子？這款謝媒紅還是我替你代出了罷！」說著就去拿鑰匙，開了箱子取出一張四兩的銀票，又取出些散碎銀來交給與我，說：「這是四兩，這是六兩一錢三分，你拿去湊作一起，送到陸伯寅那裡去就是了。」我聽了紉芬所說的話，不覺且慚且感，把銀子收受下來。正說之間，只聽得窗外又有咳嗽的聲音。紉芬慌忙向我丟了個眼色，我便匆匆出了紉芬的臥房，回到自己房中去安睡。

第二日是十月十五日。我下午從學堂內回來，便袖了銀子再上南橫街去訪陸伯寅。甫進花廳，只見陸伯寅正在和一個朋友談天，一見了我，便站起來道：「老弟，你來得好。」又指著那位朋友對我說道：「這位就是管老伯。」我看那位朋友，臉孔瘦瘦兒的，鼻子左右有幾點麻子，年紀約在三十以外，口音也像是南邊人，就朝著他作了一個揖。那位朋友便趕忙回了個揖，道：「這位就是秦世兄麼？失敬，失敬！」

陸伯寅對我作了個手勢，回轉身去走進一間耳房裡，我便跟了他進去。陸伯寅向我附耳說道：「昨天你所說的那件事，我已對老管說過，老管也一口答應了。但不知你銀子可能辦到？」我說：「已經帶來，在這裡了。」陸伯寅道：「這倒不忙，只要日後你不失信就是。」我說：「現在我既然帶在身邊，就交給了你。應該何時送他，並送他多少，請你替我作主便了。」我一面說，一面就從袖子裡取出那些銀子來，交給陸伯寅。陸伯寅接在手內，向我說道：「你在這裡略候一候罷！」說罷，便出至外邊，與那老管交頭接耳了許久。過後聞得老管去了，陸伯寅才走了進來，道：「適才老管說，這件事他可以一力擔承，你盡著放心好了。」我便道：「這事全仗大力。」隨後又談了些漱玉近日的情狀，足足談了一點多鐘，我方別了陸伯寅緩緩的回家。

自此，一連六七天沒有動靜。我猜是這宗銀子被老管騙去了，當即寫個條子交與王升，叫他送去問陸伯寅。誰知陸伯寅寫了一個回條過來，說還要再等三五天方有消息。果然又過了五天，陸伯寅的父親陸曉滄忽然到我家來，找我父親談天。我父親便將他請到花廳上，兩人談了許久。我因為自己心切，立在花廳外窗下竊聽，只聞得我父親道：「倘若不是住在一屋子，那就沒有嫌疑可避了。」

我聽這說話的口風，覺得有些不妙，隨後又往下仔細再聽，卻都聽不清楚。停了一會，陸曉滄去了。我心下甚為著急，又不便在我父親面前打聽消息。我這時就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坐又不好，立又不好，只是一個人在書房裡踱來踱去。想我父親倘然學那假道學，不願聯這門姻，豈不要斷送了我與紉芬兩人的性命？

這天到了晚上，我實在忍不住了，私下寫個條子，教王升送上南橫街去，向陸伯寅討回音。誰知等了半天，王升竟徒手而回，說是陸大老爺出外應酬去了，他家管家將條子接了去，叫明日聽回音。我無可奈何，只得忍過了一宵。

次日即是十月二十九日。王升吃了早點之後，我就命他再去南橫街。少時果然取得陸伯寅條子轉來了。我趕忙向王升手內搶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道：「昨日之事，尊大人殊為固執，謂同居須得避嫌，不便締秦晉之好。家嚴再三緩頰，俱屬無效。老弟宜徐徐圖之，幸勿操切！」我看到這裡，恍如劈頭淋下一桶冷水來，連手足都發了顫，下文也看不下去了。我從來最是心硬的，此時不知何故，那兩隻眼眶子裡，眼淚水猶如斷了線的珠子一般，撲簌簌的落將下來。

我趕忙將那條子揣在懷裡，急急的跑進自己臥房，躺在牀上。那腮邊止不住的清淚直流，我待要放開喉嚨來號啕痛哭，又恐怕紉芬在後院裡聽得我哭的聲音，料知姻事不成，一時尋了短見，致鬧出人命重案來。可憐我這時想到以前紉芬待我的情形，與指望日後天長地久同衾同穴的說話，不覺肝腸寸結，淒楚異常。又想我自從今日以後，如何對付紉芬？若是把實在情形告訴他，他必然執定那至死靡他的主義，不是懸樑服毒，就是削髮披緇遁入空門；若是不告訴他，他向我盤問起來，教我如何對答？就使他並不盤問，我詞色之間，必然露出許多快快的意思，立刻就要被他看出來的。我這天躺在牀上，一路哭一路想。到了午餐時候，王升進房來請我吃飯，我也不要吃了。

挨到下午，我忽然沉沉睡去。及至傍晚醒來，覺得頭上有些發熱。我是個如醉如癡連性命都不要的人，那裡還管得他發熱不發熱。到了晚上，我父親進房來看我，勸我吃些兒飯。我見我父親不知體貼我的心思，只是一味愛憐我，愈加弄得我沒了主意。當下只得依了父親的話，勉強吃了半碗飯。吃完了飯又想：「我今晚不到後院裡去，必然大動了紉芬的疑心。」想到這裡，我又是一陣心酸，抽抽咽咽的哭起來。誰知我因為思慮傷脾，脾不運化，到了半夜，那吃下去的飯都停了食，漸漸的渾身如火炭般的熱起來，口內津液焦乾，兩眼望著燈光都是黃的。我因是夜已深了，便也不去驚動我父親。不期到了天亮，渾身骨頭疼痛，連頭腦都眩暈起來了，起不得牀。少時，我父親進房來看我，見我面赤唇焦，身熱如火，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「你怎的忽然病起來了？」我說：「想是昨晚多吃了一口飯之故。」我父親伸手向我身上摸了一摸，便匆匆出房。須臾，帶了一個醫生進來替我診一診脈，開了個方去了。我本是個氣鬱停食的症候，豈知那醫生竟把我當作冬瘟症醫治，所用的藥全不對病。我只服了一帖，那病勢就愈加重起來了，兩眼

發黑不認得人，每每把父親認作王升。有時半睡半醒，口裡含含糊糊的只叫芻蘇。

我父親是一向愛憐少子的，又見我的病著實有幾分了，便親自來到我房中，替我作伴，一面拜托朋友，請了一個有名的醫生來替我醫治。後來聽見我昏聩之中口裡「芻芬」、「漱玉」的亂道，便猜著我的病是由此而起。當著我病重的時候，故意命王升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少爺曉得麼？老爺今天已經在那裡替少爺定了親了，聽說定下的就是後院裡的二小姐呢！」我聽見這話，神氣就清爽了好些，忙問王升：「這話當真的麼？」王升道：「怎麼不真？」我不覺眼笑眉開，異常快活。

過後服了那名醫的藥，就是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了。我父親見我的病果然由芻芬而起，沒奈何，只得自己去尋陸曉滄，懇他到顧年伯面前去求親。因是我父親出爾反爾，被陸曉滄大大譏諷了一番，又被陸曉滄勒索了一席花酒，方才替我到顧年伯這裡去說親。那顧年伯初時也是與我父親一般的見識，執意不肯。後來芻芬的母親得知其事，說是我這孩子品貌又佳，性情又好，將來一定是要飛黃騰達，點進士點翰林的，竭力攬掇顧年伯允許了下來。其時，我的病已好了一半，聞得這喜信，我居然便能起牀。到了臘月十五纏紅的這一天，我居然能走到花廳上去幫同我父親應酬賓客。

我這時心裡欣喜異常，料著芻芬也必然和我一樣的快活。但是我與芻芬睽隔久了，極應該去與他會一面，敘敘契闊的情懷，說說病中的苦況，並告訴他我得病的原因，使他曉得今日得了兩姓的一諾甚非容易。俄而我又轉了一念道：「噢！我現在不便到後院去了，我倘然見了顧年伯夫婦，都要叫什麼丈人丈母，就是見了芻芬的姨母，見了漱玉，個個都要換個稱呼。我那裡有這般厚的臉皮，見了他們忽然都換了稱呼呢？至於芻芬，此時必然較從前更為害羞，不肯見我。」